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八

曹元弼學

秦誓第三十四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春秋秦伯使遂來聘。公羊傳曰。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文十二年 荀子曰。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其能變也。大略 **釋曰**春秋於殽之役狄秦。以其見利忘義拒諫行險殘民搆兵。而於此賢之。以著其能改過。過無大。能改則復於無過。此書錄秦誓之意也。此誓序以爲作於敗殽三帥歸後。左傳說蓋同。鄭注大學據之。史

公謂作於勝晉後。孫氏云。白虎通號篇以邦之榮懷知秦穆公之霸。是今文說。案壁中書序出孔子手定。必得其實。史記說異者。容今文序散佚下吏有語句說勝晉事。史公雖從孔君問故。仍多用當時學官說也。要當以古序鄭說爲正。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疏 箋云 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得稱其君爲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號篇 首。本也。曾子問注 史遷士

作士卒。予作余。【釋曰】五等諸侯國內皆稱公。故某誓及此皆書公曰。嗟者誓之辭發。鄭注以士爲羣臣下及萬民者。孫氏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敗殽即是國危也。史公士作士卒者。以此時誓于軍中也。案予余古今字。羣言之本。謂下所云改過尊老用賢保民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箋云】訖。止。（釋詁）若。順。（釋言）盤。樂。俾。使也。（釋詁）【釋曰】穆公蓋好學多聞。故答諸大夫歸過於己引爲良夫之詩。

此詩首引古人之言。民訖自若是多盤者。王氏先謙云。謂民性喜承順惡違忤。以自順其意是爲多樂耳。論語孔子引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與此古人之言合。案人情好自順。明於責人而暗於反己。責人是無難。是非未嘗不明。惟受責於人。往往爲私意所蔽。忠言扞格。能使聞逆耳之言。即舍己之非。從人之是。如水之流。是惟難哉。悔己辭蹇叔之言以取敗。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箋云 邁行。釋言云。旋也。詩正月傳云。本作員。疏 釋曰 孫氏

云。適。益也。言我心之所憂。日月益行。如弗旋來。言悔過如不及也。段氏云。正義曰。員。即云也。據正義知經文本作員來。傳以云釋員。作云來。衛包依之改員爲云。案段說是也。　此第一章第一節。慨抒悔過之誠。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箋云 忌。憎惡也。說文心部 壁中古文作惎。說文曰。惎。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惎惎。心部 尚。庶幾也。詢。謀也。釋詁 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詩南山有臺疏引爾雅舍人注 愆。過

也。釋詁史遷同作無。說爲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
所適。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
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
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云一作員。漢書韋賢傳李
尋傳注愆一作諐。李尋傳注一作愆。北堂書抄諫諍部【釋曰】此詳
道悔過之事。孫氏云。古。故也。始也。姑。且也。言惟始
之謀人。則以未肯就予而憎惡之。惟近之謀人。且
將以爲親附。悔不聽故舊之言也。說文。惎。毒也。來
就惎惎。蓋即此文未就予忌。未來形相近。忌惎聲
相近。詳其義。或謂來就予而反毒之。衍一惎字脫

予字。段氏則曰。未字當是未字之誤。惎惎之上當脫予字。惎字之下當有脫文。如圉下　聖下　莫下（三下字皆今增）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攷惎字。在左氏傳有訓毒者。如惎閒王室。惎浼能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惎之脫扃。西京賦天啟其心人惎之謀。是也。教之訓則惎與諆同。毒之訓則惎與忌略同。說文蓋當作周書曰未就予惎。惎教也。而脫誤歟。案如段說。則未就予忌。謂未肯從我教。王氏先謙引孟子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證之。是也。古从十口識前言。古之謀人。謂識古

事重道義以為謀者。如蹇叔云勞師襲遠非所聞。及說殽有二陵。舉古事為言。以戒行險徼幸。今之謀人。謂徇今世貪得忘義見小利不顧大害以為謀者。如杞子導君背盟圖利。犯不韙以伐人。事俱詳左傳。傳序下備引之。左傳惟言蹇叔。公羊穀梁則兼言蹇叔子與百里子。此經古之謀人及下文良士一介臣。蓋兼指蹇叔百里奚而言。孫氏云。詢俗字。當為恂。恂同譽。言雖則言親今之謀人。庶幾猶謀諸黃髮。則無所過也。案此深悔親信杞子。言自今以後當一心謀於老成。　此第二節。言己深悔

前愆當任老成以圖補救。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箋云】說文曰。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人部 馬氏仡作訖。曰。訖訖。無所省錄之貌。釋文 說文又曰。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言部 截一作戔。說文曰。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 下當脫竫言戔戔四字 巧言。下當脫也字 戈部 馬氏諞作偏。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少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釋文 戔。一作諓。諞。一作竫。辭。一作怠。

皇一作況。公羊傳曰。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文十二年竫。一作靖。潛夫論救邊一作靜。楚辭九辯注

釋曰 此言伐鄭非己本心。我本親良士。而為巧言所誤。江氏云。番番讀當為皤皤。說文。皤。老貌也。秦本紀說此文云。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番番屬于黃髮。則番番為老人狀貌。旅讀為呂。膂骨也。字或作膂。故省而為旅。膂彊則力壯。故曰膂力。皤皤然之善士。膂力既過矣。言衰老也。孫氏云。尚。猶也。下尚不欲同義。案有之。王氏引之謂親有之也。言良士年雖老而智識周。我本猶親

有之。仡仡。勇壯貌。違。失也。離也。孫氏云。言壯勇之夫射御不違失。我尚不欲其如是。江氏云。春秋左氏傳三十三年傳云。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此誓追悔伐鄭之事。則勇夫即謂超乘者。馬氏仡作訖。音近義變。謂脫而寡謀。故云無所省錄。截截。說文引一作戔戔。公羊傳作諓。何注云。諓諓。淺薄之貌。則以諓為淺之借。越語范蠡曰。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韋注云。諓諓巧辯之言。與

說文戔下引書戔戔釋爲巧言義合。說文無諓。則許意書戔戔即後出諓字。蓋截。古文。戔。今文。截戔聲轉。諓从戔聲。加偏旁以明巧言之意。善。善柔順意也。諞便辨皆聲近。此經與論語義同。今論語諞作便。鄭注云。便辨也。謂佞而辨。諞公羊傳作竫。亦古今文異。何注云。竫猶撰也。鄭注論語讀撰爲詮。詮。善也。意亦合。竫又作靖。又作靜。堯典靜言用違。靜言即善言。竫靖靜聲同。截截善諞言。謂小人智識淺而長於口才。截截然善柔順適君意爲巧言。馬氏諞作偏亦謂辭約而動聽。君子。謂在上者。易

辭。謂變易教令。如穆公初命戍鄭。而反襲鄭。是也。公羊作易怠。皇作況。注云。易怠。猶輕惰也。孫氏云。易。輕也。說文辭从台。籀文。與怠聲相近。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義之不圖。俾君子怠。與公羊同。無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填兮。義作況。則此言淺薄巧言之人。使君子輕忽惰廢。我況多有之。案此言我本好賢而不尚力。惟識淺而利口之人。善柔巧言。每足以熒惑在上者。而況乎我多親有之。能無及敗乎。 此第三節。言當遠佞人。毋蹈覆轍。 以上第一章。痛

言悔過

昧昧我思之。

[箋云] 公羊傳曰惟一介斷斷焉。惟。思也。釋詁 [釋曰] 江氏云。昧昧。深思之意。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之下。即云惟一介斷斷焉。惟之言思。惟一介。謂思一介臣也。且秦本紀云。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則昧昧我思云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日之昧昧于思也。則此文當爲下文緣起。蓋穆公追思而无及。則中心鬱結若昏昧不明然。故言昧昧。案昧昧我思之。言昧昧然我深

沈思之。蓋深思蹇叔百里之善。而又高望乎古之賢臣也。僞孔説非。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休休。寬容貌。大學釋文 [箋云] 馬氏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愨者。釋文 大學引此文如作若。介作个。猗作兮。有容下有焉字。如自作若自。是皆作寔。以保作以能保。

亦職作尚亦。冒作媢。違作通。鄭氏曰。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為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媢。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斷壁中古文作𢇍。說文曰斷。截也。从斤𢇍。𢇍。古文絕。又曰𢇍。古文斷从皀。𠭴古文叀字。周書曰詔詔猗無他技。又曰𣃔。亦古文。斤他。一作它。鄭 大學釋文 後漢書謝弼傳注 公羊傳曰。其心休休能有容。何氏曰。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

釋曰 余昔為大學通義。詳解此經。

其辭曰。一个臣。此釋文本。孔疏个作介。孫氏云。楚辭彼堯舜之耿介。注云。耿。光也。介。大也。是耿介為光大。案一介。言一心光明正大也。斷斷意誠也。無異端之技。心正也。誠一而無他技。則其所好之有技。皆禮樂兵農利民之實。而不為學非而博言偽而辯者所惑矣。鄭注尚書云。休休。寬容也。何氏公羊解詁云。休休。美大貌。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案休休有容。德心廣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語使能也。樂人之有如己之有。故能盡天下之才。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語尊賢也。不啻猶

不但。言中心好賢。不但如從其口出者而已。好之善言不能盡其意也。夫然。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寔是也。一个臣於有技彥聖如此。是真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使國家長治久安。衆民亦庶幾有利哉。反是而於有技者媢嫉以惡之。如妾婦之妬然。於彥聖者蔽其賢掣其肘。使功不得通於君。是欲專國而不能容人。以此不能保我子孫。致邦之杌隉。衆民亦並受其禍而危哉。先子孫俊黎民者。孝經言諸侯長守富貴乃能和其民人。小人難保。曰尚亦有利。覘幸之辭。亦曰殆哉。

恐懼之辭。皆重民之意。宋氏翔鳳云。賁雅。斷斷誠也大臣誠意專壹。有斷斷之氣象。其樂人有善休休有容。凡士之有一技皆為吾有。能合衆技以成其大。如周公之見百士是也。彥一作盤。聲之轉。彥為美。盤為大。美且大而為聖。非一介臣之所易容也。故加以好之之心有不但如自其口出者。而後如其寔能容之。如周公之於召公是也。子孫長保。黎民有利。皆由於用人。用人由於大臣之推賢讓能。明明穆穆。斯天命集而國家治。是為得天命得國。媢嫉者。妬賢之人也。違之俾不通。彥聖之人肥

遯蔽隱。不使上知而求之。易於否泰明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泰則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於否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有小人之隔絶其間。則賢人君子藏山匿藪。不能為國家用。元首叢脞而萬事隳。政令莫舉。天命遂去。是為失天命失國。故善用人者。見其忘己之善而稱人之善若將不及者。即其有容之心。可與圖數世之利。見示己之才而不樂道人之善者。即其娼嫉之心。已足生目前之害。於進退大臣之際。而用人之道思過半矣。案人君之事莫大乎

用人。而用人之本在乎有容。相臣輔君。進退百官。利濟萬民。其職亦然。此坤元之配乾元也。洪範今文思曰容。容作聖。易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即此能容能保之義。斷斷誠一。休休有容。則本原正而度量宏。求賢若渴而無誤用憸壬之失。勵精圖治而無妄動擾民之害。此秦穆之所以舉人周與人壹修政重施於民而霸西戎也。其言於賢姦處心燭照無遺。故孔子刪書特取之。今案冒疾之人妨賢病國。其極則如元惡大憝李斯。聞淳于越之正論而力排之。且導獨夫政焚書坑儒以

愚黔首。始公子扶蘇蒙恬之蓋愆行善奪己之位而矯詔殺之。秦遂以亡。天下大壞。積血暴骨。久乃定於漢。所謂是不能容子孫不保黎民亦殆。穆公之言。豈不昭若著蔡哉。个。介之別體。冒。媢之省借。如若違通皆同義。如有容。公羊作能。古如與而通。而與能通。職。主也。亦職尚亦文倒。尚。庶幾也。並通。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箋云】說文曰。隉。危也。从𠂤从毀省。班固說。隉。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讀若虹蜺之蜺。𠂤部史遷說。卒得孟明之慶。白虎通曰。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

人之慶。知秦穆公之霸也。疏篇

【釋曰】杌。俗字。據說文當作阢。與易困九五鄭讀倪杌同。不安也。懷。安也。言邦之危殆。由一人用人之失。邦之榮安。亦主在一人用人之善。尚。主也。亦庶幾也。慶。善也。言自今以往。當一心用賢也。今文說以為據既霸後言之。

此第二章。深言用人之道。取人以身。悔過修德。任賢保民。邦之榮懷。求諸己而已。餘詳序。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八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九

曹元弼學

書序第三十五　鄭氏注

書序孔子所作。馬氏同疏　逸書。二字今補　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當為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虞書大題疏

箋云　史遷說。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

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三代世表 又說。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孔子世家 漢書說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藝文志 又說。孔子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儒林傳

釋曰 漢經師皆以序爲孔子作。無異辭。蓋孔子刪書詩，取古文所述尚書篇義而考定之。謂之書序。於詩亦取國史所述作詩本事。論其意。以授子夏爲之序。書詩皆非序不明也。序本皆在經後。別爲一篇。釋文云。鄭馬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段氏說。史

公臚舉書序十取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今古文皆有之。故女房女方飢𨛫牧壄行狩歸嘼之等字。時有同異。業書序今古文大同。蓋亦孔子國以今文讀古文字而偶異。亦猶經之駁文耳。史記引或不備。亦猶述經有刪節。即如典謨之序史記不載。而論衡引昔在帝堯欽明文思。班氏典引有光度之語。即光宅之異文。是今文有此序與古文同。皮氏錫瑞乃謂馬鄭所注古文書序相傳至今者自史記所引外皆可疑。吹毛求疵。譬非其理。殊爲謬妄。傳書源流及古今文并逸書篇數。詳述學詩注。

虞夏書

昔在帝堯。

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疏[箋
云]史遷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
來。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堯尊如故。舜攝其事。疏[箋云]聰或作欽。論衡須頌宅或
作度。典引遜本作孫。公羊莊元年疏

作堯典。

舜之美事。在於堯時。虞書大題疏[釋曰]江氏云。孔子編

書。以堯爲始。特言昔在。以著明錄書之所自始。故
鄭君云使若無先之典然。案昔在者。孔子尚論之
辭。五帝之書皆名典。大學釋帝典。蓋其總名。孔子
獨截堯以來。別二典各舉其專名。而以帝堯開元
建始。特云昔在。經云欽明。序云聰明者。經詳陳帝
德。序約舉經文。變言聰明以見其生知之性。言聰
明文思而餘德皆包在其中。猶中庸言天下至聖
聰明睿知。其下歷說寬裕溫柔諸德。而後文總言
聰明聖知達天德以包之。論衡引此文作欽明。或
今古文異。或彼文誤。思。今文當作塞。宅。今文當作

度。遜公羊疏引作孫。蓋古文本如此。假借字。聖序說。經提要鈞元。文約義舉。聰明文思光宅天下。總包經當首至庶績咸熙。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光被四表。即所謂光宅。言光美安居天下之民也。疇咨若時若采。洪水俾乂。則光宅之餘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總包帝曰咨四岳至舜攝位後遜。讓遜也。所謂巽朕位。讓于虞舜。謂得舜歷試二十年。遂使嗣位。鄭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蓋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也。舜格文祖以下。則讓舜之成功也。堯之治民知人安天下利後世如此。故史作堯

典以為萬世為君者法。鄭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
明舜即位後無為而治。一循堯道而已。舜初政令
宜與堯時相接。史特詳之。以明所用皆堯之臣。所
行皆堯之政。直至舜崩皆如是。所謂熙帝之載。故
以終堯典之篇。或疑舜格文祖以下皆紀舜事。何
以在堯典內。此未達古史之精義。聖序之微恉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使諸難。
入麓伐木。虞書大題疏 箋云 微。玉篇引作𢼸。云𢼸。賤也。
人部

作舜典。

舜典已逸。推據補疏 釋曰 側微。即堯典所謂側陋。舜在側微之中。而堯聞之。其德聰明。故舉之。堯舉舜以孝。此云聰明者。所謂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生知之性。由仁義行。萬物莫之能蔽。其大孝即其大智。蓋純乎乾元之善。天德之明也。三王之治一本唐虞。而舜以天德嗣堯。故二典為全書百篇之綱。而堯典為又舜典之綱。舜典鄭時為逸篇。今亡。以各書推約之。發首當如書緯所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其下當敘帝德。如序所謂聰明者。次當敘舜側微。堯舉之之事。堯典有緣在下。至嬪於虞。舉其綱

而此篇詳之。孟子萬章篇首三章是其事。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三句及父母使舜完廩至汝其于予治。蓋皆其經文。趙邠卿謂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在舜典及逸篇中。閻百詩亦云。至確。或謂完廩浚井等事皆猥屑不當入舜典。不知此正見舜之大孝克諧。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母者定。顧不足為舜典耶。次敘歷試之事。亦堯典帝曰欽哉慎徽五典以下舉其綱。而此篇詳之。孟子滕文公篇當堯之時兩節是其事。放勳曰勞之

来之六句。盖其經文。堯之功於是大成。故特舉尊
號稱放勳。舜一歸功於堯也。次敘舜攝位即位雖
事。孟子稱堯老舜攝及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
之子云云。又說尊以天下養及封象有庳皆其事。
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庳皆其經文。或疑孟子稱書四者為書文。不稱書
四者皆出傳記非書文。則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並
不稱書曰。豈亦非書文耶。舜之治一如堯。而後堯
為天下得人之功乃無憾。禹之治一如舜。而後舜
為天下得人之功乃無憾。堯典終於舜即位後。且

總敘舜始末。則舜典當終於禹即位後。而禹傳益益讓啟或并載於後。孟子據而言之。蓋二典皆虞史伯夷所錄而夏史成之。又論語堯曰咨爾舜節命舜嗣位之辭。必以舜典佚文。及史記敘舜側微時耕稼陶漁之事。大傳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云云。當亦在舜典中。此其大略可考者。舜典之作。蓋以歷試諸難為主。洪水之災為開闢所未有。堯獨憂之。而舜能盡釋其憂。利濟天下。奠安萬世。以成帝堯巍巍之功。故史記作此篇以為萬世為臣者法。始敘側微時克諧以孝之詳。以著登庸歷試之由。

為萬世為子者法。終敘嗣位後事。則一如堯之為君也。愚嘗論之曰。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易坤文言傳曰。地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舜治天下之宏綱。盡在堯典。蓋舜雖代堯踐帝位。君天下三十九年。而盛德大功。皆以為熙帝之載。代帝以終。始終一臣道而已。故虞史伯夷本其意於堯典。為書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其後乃

書帝曰。而篇終總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以明堯之為天下得人真可為萬世法。蓋堯君道之極。舜臣道之極。舜之盡君道。正以盡臣道也。孟子時百篇之書具在。離婁此章及萬章篇論堯舜禹之事。蓋統論堯與舜與之大義。據尚書正經明文以闢齊東野語。堯治民之事。堯典具矣。舜事親事君之詳。蓋在舜典。觀書序可見。賴孟子述之。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此二典之總贊。明乎此而梅賾分堯典為舜典。與豐坊劉逢祿謂二典同篇。魏源妄詆馬鄭古文。皮錫瑞妄謂古

文書序不見史記者皆可疑種種誣謬雖經倫聖。惑世階亂之邪說皆不待闢而自息惜不得起亭林東塾兩先生而質之鄭注云入麓伐木者此蓋逸經有詳敘歷試中納麓之事當是禹治水時隨山刊木舜往臨視指授方略鄭引為說但疏引太略耳。

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象往入舜宮以下史記作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陳氏喬樅謂史公據古文聖典逸簡斷爛之餘不如孟子據完

全經文字的為確。案此說甚是。竊意古文在牀琴上舜字當屬滅。惟益曰庶二句當僅存庶汝其治四字。史公以意屬讀。謂庶乎汝其能以道甸治。偽未及檢照孟子。故云然。據此則舜典本文益信矣。

又孟子引書曰祗載見瞽瞍。史記說之曰。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以載天子旗釋載字。蓋既踐帝位。親以天子車旗迎父瞽瞍至帝宮。以天下養也。此皆舜典經義。附論於此。趙邠卿謂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邠卿書主今文。未見古文逸篇舜典。而云有舜典序。

則今文有此序明甚。堯典舜典別篇別序而可統稱帝典。猶咸有一德伊訓太甲等別篇別序而可統稱尹告也。大學與孟子引書名稱豈相妨哉。

帝釐下土方。

箋云 馬氏曰。釐。賜也。理也。文釋

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汨作九共已逸。槀飫亡。疏 箋云 馬氏曰。共。法也。文釋

釋曰 此序上承二典。帝字疑兼指堯舜。釐賚聲轉。釐理聲通。故馬訓賜訓理。謂加惠而治理之。下土方絕句。謂下土四方。詩云禹敷下土方。蓋舜臣堯。

舉禹平水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於是大加惠治理四方。安民阜財。利用厚生。為任土作貢之本。江氏云居方居民於其方所也。別生。別其方之所生。分類。分其種類。設此居方別生分類之法。若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各志其利。其民其畜其穀之屬也。易未濟象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未濟六爻皆不正。未能既濟也。聖人為之贊化育。以期於既濟。定當洪水初平。民猶艱食。天地則位矣。萬物猶未盡育。猶是未濟之世。此言居方與易同。言別生分類。所謂慎辨物贊化育之事也。汩作者。汩當作

汩。从曰。江氏云。說文。汩。治水也。汩作敀汩治作為之證。僞孔作汩。非。九共。蓋言九州貢賦之法。大傳云。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為之貢賦政教是也。汩作九共在孔氏逸書。文猶可徵。槀飫亡。其說未聞。僞孔讀槀為犒師之犒。似本馬氏訓釐為賜之義。蓋洪水後民久枯槁。今皆勞來潤澤饜飫之。又諸侯來朝。以享宴飫賜之。所謂萬國作相養之理。義或然。

經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薛季宣書古文訓引大傳稱九共逸文曰

釋曰辯。治也。平平。辯治也。請同洪範王道平平。敎同傚。辯下土。即釐下方土。王制云。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是辯治無敎。此設居方別生分類之效。所謂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鄭注尚書三十四篇。加序一篇。其逸篇二十四絶無師說者。蓋總在後。今皆亡失。孫氏於傳記引書篇名可考者。皆引附序後。今從之。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棄稷。據益稷疏馬鄭作棄稷

大禹謨棄稷已逸。疏 箋云 棄今本改作益。法言曰。

言合稷契謂之忠。謀合皋陶謂之嘉。至【釋曰】矣。陳也。謨。謀也。申。重也。篇題大禹皋陶皆稱謨。而序於皋陶言謨於禹言功。又篇次大禹謨在皋陶謨前而序先皋後禹者。凡事必圖謀而後成功。堯典曰。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詢。謀也。績。功也。禹之謨。禹之所以成功也。皋陶之謨。亦所以成禹之功。中。如易中命行事之中。申言嘉之。此自舜臣堯時至舜禪禹前皆然。竊舜宅百揆時。舉禹平水土。既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皆經營四方在外。不恒居京師。契與伯夷夔龍專主教化禮樂之事。其在

朝與天子宰相規畫天下大政者。蓋皋陶之謀為多。舜左禹而右皋陶。時蓋禹与皋陶內外相應。以承舜命而釋堯憂。自古成大功者必集眾思廣忠益。況禹之好善言與皋陶相知之深。雖其治水之神出於天性。亦必資謀皋陶可知。傳稱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禹皋並在八愷中。則治水大政。皋陶自必與謀。論語言舜有天下舉皋陶不仁者遠。則皋陶之主謀朝政。孟子稱禹聞善言則拜。即經所謂禹拜昌言。則禹必謀於皋陶以成功。孟子又稱舜樂取於人以為善。所謂帝舜中之也。序三句

乃三篇之通義。但大禹謨當以禹平地成天之功
為主。而皋陶為之翼贊經畫。以至於粒民作乂。皋
陶謨則以皋陶知人安民之謨為主。而禹與之反
覆討論。以相與迪德贊襄。棄稷則陳棄為后稷之
事。亦與禹皋陶合謀成功。據揚子法言。其中必兼
有稷契之言。陶氏若璩云。法言云。或問忠言嘉謨。
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稷契無
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為此論。於此知棄稷真篇。子
雲得見之矣。段氏云。益稷正義曰、馬鄭皆序此篇
名棄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案作偽者割分皋陶

謨帝曰來禹之下為益稷。因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為益。今案閻段說至當，暨益暨稷仍是禹事。以下皆帝與禹言。而篇中又言皐陶方祇厥敘，颺言賡歌，與篇首相應。明祇皐謨一篇，而別有棄稷。劉氏逢祿乃謂此篇一謨三序，且謂周人以諱事神。孔子序書不當稱棄稷。皮氏又據司馬相如封禪文謂皐陶謨中兼有益稷之文，殊不知序言作大禹皐陶謨棄稷，與上作汩作九共九篇稾飫同例。三篇同序甚明。全經百篇從未有一篇而三名者。暨益暨稷，其功著在經文甚明，何待作序累名以表

之。書篇之名皆當時所題。詩書不諱。周人豈容改之。況諱止四親。禮記有明文。武王之誓周公之誥。並不諱棄字。豈有舉千載以上之典策而改之。若謂三謨止此一篇。則傳記所引夏書如地平天成成允成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之等。說禹皋之事不見皐陶謨者甚多。而孟子言禹稷皆三過其門而不入。苟非別有大禹謨棄稷兩篇。此等文皆何所出乎。至封禪文引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君明臣良而言唐堯后稷。以起下文后稷興於唐而爲周始祖。遂以周漢比較優劣。與上文暨益暨稷何涉。豈

足為皋謨益稷合篇之證。且言稷不言益。轉足證篇名當稱棄稷耳。若法言云謨合皋陶言合稷契。觀其文義。顯然確有依據。閻說之不可易也。國朝書学。由閻啟之。江王段孫而明。陳氏壽祺父子搜采今文遺說。亦信多善。至劉氏逢祿以後。而經義復亂。世變遂滋。吁可歎也。

據虞書大題疏。鄭於逸篇皆注云已逸。於亡篇皆注云亡。云已逸者。惜當時未立学官。書雖在而已廢為逸篇也。

大禹謨今亡。以意推之。發首當有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句。蓋典謨皆以曰若稽古四字建首。史記稱二

十二人各成厥功。惟禹之功為大。大禹二字。蓋史臣記載著於篇首。故以名謨。至後文對帝言。則祗稱禹。不稱大也。其下當敘禹德及受帝命治水之事。史記云禹為人敏給克勤至山川之便利一段。蓋約此經逸文及皐陶謨篇并五帝德為說。其間當有治水時禹陳謨帝前及與皐陶謀議之說。故序云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則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皐陶與謀可知。又其下敘治定功成後。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度傳記所引夏書凡帝舜禹皐論政至

言及大戴語志篇引虞史伯夷之訓。皆在此篇及棄稷篇中當時益禹皋陶后稷爲三公坐而論道爲群臣倡。故以名篇。惜今文所無磨滅不可讀。故史記惟述皋謨。餘所取甚少耳。皋陶四詠行有九德。而立政云古之人迪惟有夏廸之忱恂于九德之行。即皋陶之謨爲用以成功之確證。古籍湮沈。姑就序義史文探賾索隱。附論於此。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疏【箋二】史遷說。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漢書說。禹遵洪

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絶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地理志濬史遷作浚。漢書溝洫志同。貢或作贛。釋文

釋四

九州之制。蓋自黃帝以來。洪水之災。分絶為十二。禹從其朔而別之。隨山之脈絡。順水之性而深通之。以達於海。水患既平。中國可得而食。於是任用土地力勢厚薄之所能生。俾后稷教民稼穡。貿遷有無。兆民富足。乃制貢賦之法。為綱紀天下之用。治水之事至作貢而成。故史記作禹貢之篇。以述其功。序末當有作禹貢三字。江段孫氏皆謂脫文。經言厥賦厥貢。名篇

猶云貢者。貢賦對文異，散則通。賦即周禮所謂萬民之貢也。此篇作於堯時。故史記述之在皐陶謨前。但史家以代分書。禹為夏之太祖。故以冠夏書首。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釋曰】經但稱王曰。汝知是啟者。孔子異見周室所藏古書。又之杞得夏時。確知其事。且古書每篇本各有序。觀逸周書可見。百篇之序。蓋孔子據舊文考定之。所謂述而不作。可傳信萬世也。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避亂於洛汭。虞書蹤太五子之歌已逸。箋云馬氏曰，須。止也。釋文史遷說。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漢書說太康啟子昆弟五人。號五觀。古今人表離騷曰。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蔡邕述行賦云。悼太康之失位兮。懸五子之歌聲。釋曰太康失邦者。墨翟書引武觀篇云。啟子原誤乃惠氏改俫淫溢。于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云云。周書嘗麥解曰。其啟無殷原誤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

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春秋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蓋啟子五人皆不肖。太康淫溢失道。諸侯莫敢匡正。民心不悅。夷羿乘間突入京師。太康遂失其國都。周書云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假當為使。正當為政。言五子皆忘大禹之命。使國無政。亂由此興。是太康失邦之事也。兄弟五人。漢書謂之五觀。惠氏江氏段氏諸家皆以為即此五子。至確。墨子作武觀。聲近字變。但段氏以五觀為非五人」時与序及漢書不合。又以歌為觀之聲轉字變。

訓之歌為往觀。則未然。皮氏駁之云。尚書篇名。如仲虺之誥高宗之訓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諸篇。皆以之為助辭。是書序於四字篇名例加之字。無訓之為往者。蔡邕述行賦云。悲五子之歌聲。伯喈用今說文。亦以歌為詩歌。不得謂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也。其說良是。考左氏昭元年傳云。夏有觀扈。國語楚語云。啟有五觀。細繹內外傳上下文意。單言觀者。據叛亂之國言。觀扈連文。與三苗姚邳徐奄一例。兼言五觀者。以不肖之子。言與丹朱商均管蔡一例。蓋觀本五子中一

人所封國。因叛而國除。啟以父子之恩赦不誅而以歸。及太康失邦。兄弟五人因觀舊有城郭宮室。同避亂於此。世謂之五觀。夏之賢臣思禹啟之德。愍五子之流離。作歌以哀之。猶箕子作麥秀之歌以哀狡童。史因其歌。敘其事之始末以為此篇。墨翟書引武觀篇啟子淫溢云云。此篇敘事之緣起也。據周書所云。蓋自太康等五人忘禹之命。使國內無政。文教武衛皆廢。於是夷羿之等胥興作亂。遂凶厥國。始須洛汭。歷仲康帝相。竟為過澆所滅。皇天哀禹。實生彭壽。使佐少康中興。彭壽蓋夏之

諸侯率師勤王。與靡及虞思同佐少康滅過戈復禹績者。故曰思正夏略。諸家皆引竹書紀年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此不足據。觀本國名而以為人名。武觀即五觀之異文。亦即五子。而以為一人之名。武觀叛父。征之即歸。啟正當陽在上。何至夏略不正。皇天哀禹乎。彭伯壽果即當時之臣。征叛使歸。其事至易。何待天賜。此與周書顯然剌謬。其偽可知。韋注國語以觀為洛汭之地。去古未遠。必有確據。漢東郡有畔觀縣。武觀國除

後流放於此。其後得歸。相傳古迹。因以名縣耳。總之觀止一子所封。五觀則五子同聚於觀。歌則時人哀之而作。皮氏以歌爲歌詩。得之。乃因五子而議啟非賢君。則大謬。又曲解離騷夏康娛以自縱句。謂夏即指啟。康娛二字當連讀。然上已言啟此又言夏。成何文理。屈子有是乎。騷意謂啟有九辯九歌正樂。以辯下土。歌九功。而太康乃謂淫聲娛樂以自放縱。王逸注甚明。王氏先謙駁皮說是矣。而猶未盡詳下。

經 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

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孜

非樂篇引武觀曰

[釋曰]惠氏云。乃當為于。孫氏云。野于當作于野，于。往也。將將上疑有脫文。莧當作筦。形相近。字之譌。即管磬也。湛與媅通。渝与輸通。言啟子淫泆安樂。往野飲食。樂聲鎗鎗。銘力于磬管。媅樂昏濁于酒。委輸其食于野。萬舞之盛。顯聞于天。天弗用之。業惠孫說皆是。啟子謂太康。或亦統五人言。啟子淫溢康樂。所謂夏康娛以自縱也。銘莧磬以力。謂太康棄德尚力。銘刻其力之能于管磬。或可銘當為

嗚。將將嗚管磬絕句。以力上有脫文。謂勞困民以力。孟子引晏子說所謂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飲食若流流連荒亡也。此上當先敘帝啟崩。乃繼以啟子云云。天用弗式下。乃敘窮羿作亂。太康失邦。兄弟五人同須于洛汭觀地。時人作歌以哀之。其文蓋多佚。不可考。篇名五子之歌。亦稱五觀。轉為武觀。惠氏以下說大同。確不可易。皮氏獨謂乃字不誤。強引非類之文。謂啟實有淫溢之過。王先謙辯之。云楚語言啟有五觀。與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並舉。而曰此五

君者皆有玄德。士媞言啟有玄德。與孟子言啟賢合。是啟非無道主、特舞樂於野一事。可為議耳、至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從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此論夏衰而牽連及啟。康娛二字雖連文迭見。而此康夏康則當為太康。王逸注不誤、何也、五子流離道路咎在太康遙縱不君、即啟有小過。而太康能敬慎繼承、何至遂有失國之事、今合太康而専責啟之不顧難圖後、致五子用失家巷。則事理不合、恐無此立言之體也。愚謂王說善矣、而啟舞樂于野為小過可議、猶

還就皮說。考左傳楚椒舉言夏啟有鈞臺之享。亦與湯武成康並稱。是啟實賢聖之君。皮謂孟子稱啟賢為意在立教。則士娓椒舉之言意更安在。何不謀而合乎。吳越春秋云。啟即天子位。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然則九辯者。佚書所謂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也。九歌者。左傳所謂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皆所以遵禹貢之美。故屈子思古而取其名。及宋玉皆以題篇。豈當與康娛自縱并為一談哉。又呂氏春秋稱征啟有扈不服。曰。是吾德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

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餇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雖或有後人推說之辭。然可見啟之恭儉。圖末時人盡知之。曰與太康淫溢相反。而謂有酣歌恒舞之過乎。孔子所謂嘉樂不野合者。據諸侯會遇常禮。以折齊人乘間思逞之謀。若天子巡守。於方岳明堂或為壇國外會群后大合樂。以和同遠人。非常盛典。不在此例。書大傳說禹與九招之樂於大麓之野。不聞或議其失。山海經謂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竹書紀年夏其文曰。啟巡狩舞九韶於天穆之野。啟亦猶行禹之

道也。舜巡狩每至一岳。貢兩伯之樂。有歌有舞。然狩國當考禮樂。豈得太康媅酒渝食于野。萬舞媟以自縱並論哉。皮說皆謬。凡說經論古。萬不可矜奇翻案。此與學術純駁世運治亂有關。一言以為不知。消息甚微。辨之不可不早。揚雄宗正箴云。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皆降。義雖難明。似牽連及少康時事。疑此敘歌後。當敘太康既崩仲康帝相及少康事。而簡策脫爛已甚。史公屬讀未審。故史記屬革時未載。後亦未及補。左傳魏絳伍員所言。是以補經。亦可據以補史矣。　又案子

靈言有仍二女五子皆降。反覆思之。蓋夏與有仍世為昏姻。二女非帝啟之后與妃。即啟之二女將嫁有仍者。於時與五子皆降居洛汭。此必佚經之文。子靈見之。經既言有仍。其下蓋及帝相被篡。后緡歸仍。至少康復夏以終其事。如堯典記堯事而直敘至舜陟方乃死。金縢記武王疾周公禱三王請以身代。而直敘至成王啟金縢迎歸周公。顧命記成王誓言嗣。而直敘至其康王受冊命。蓋史家具詳本末體例有然。又左傳哀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

紀綱。乃滅而亡。此六句皆有韻。疑歌者懸五子之辭。而孔疏云賈逵解為夏桀之時。豈此篇之終略夏之末世至於桀時。景伯約略言之歟。不然則此數語當在商書之初佚篇中。以說夏事謂之夏書耳。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臣名。史記集解 虞書大題疏引胤下衍征字 胤征已逸。箋云 史遷說。太康崩。弟中康立。帝中康時。羲和湎淫。釋曰 太康失邦。避居洛汭。時羿雖稱據京師。天下諸侯猶尊共主。羿恃其射。方虞於田。不以安危為念。尋為

寒浞所殺。故太康猶得安於洛汭。太康崩。仲康立。仲康在五子中較賢。能命胤征無道諸侯。使亂賊見王靈稍振。斂其逆迹。江氏云羲氏和氏世為日官。當仲康之世。沈湎淫佚。廢其舊職。胤於是往征討之。又云史記錄此敘以為仲康時。案孔氏古文有此篇。子長從安國問古文。史記所云蓋據經文為說。是案羲和六子在堯時為六卿。其子孫在舜時亦居八伯之列。蓋堯歷法草創。以堯之聖羲和之賢。乃能欽若歷象。垂萬世法。故重其職以大臣統之。及歷法已定。能謹修而審行之者即可勝任。

夏時羲和非復六卿之職。但以諸侯兼天子日官。如左傳所云日官居卿以底而已。羲氏和氏通職聯事。封國相比連。此時蓋皆湎淫廢職。故並征之。敘言征不言戰。史記述甘誓畢云遂滅之。而此不云滅。蓋羲和不敢拒戰。因其服罪。赦之使修職而已。蓋天文歷象。專家世家。不可輕廢。故史記又說羲和與歷數。自唐虞至於夏商。是商時猶在也。鄭云胤且名者。江氏云。周書顧命胤之舞衣與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皆以造此器者之人名目其器。故鄭注彼文云胤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

此物者之名也。羲和雖不可考。要則舜時共工之名。則允亦是人名。此敘所稱是矣。僞孔以爲國名。謬甚。王氏云真古文增多篇本有胤征。鄭注禹貢引其文。鄭親見其書。故知是臣名。古今人表於夏仲康時列允第四格。單名胤不稱胤侯是也。皮氏云書疏引鄭曰胤征臣名。誤衍一征字。毛奇齡不知孔疏誤衍。痛詆鄭君。何不一考史記集解索諸說皆至確。仲康得胤稍能自振。及子帝相微弱。夏統竟中絕。然禹功萬世永賴。當時民心豈能忘。故少康中興。不失舊物。天祚明德。理固然也。禹平水

土。草木禽獸之天下變而為子女玉帛之天下。民生由此日以富庶。而人心之好貨競力亦此日甚。故有扈窮羿皆覬覦神器。以無道諸侯欲干王位。羿澆之亂。歷四十餘年而後少康中興。自是傳子之法遂一定不可變。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三王家天下。非德之衰。勢使然也。故禮時為大。韓昌黎對禹問。論禹雖未嘗以論啟與少康以後則盡言也。詳余所為禮運說。

[經] 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孔疏云鄭注禹貢引胤征

[箋云] 昭或作釗。爾雅釋詁注引 春秋傳曰。忠信為周。[釋曰]

釗.疑壁中古文，孔子國讀為昭。音同義近。蓋皆詔之借。釋詁云。詔，導，勴也。言義和見王師來，以筐奉玄黃之幣，迎導我忠信之王。順服求赦罪也。孟子稱周書佚文亦有此語。則謂士女奉筐以迎。蓋史家語言相承。借此經忠信之字為殷周字。昭作紹。音義亦相近。謂承事也。

以上虞夏書二十篇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疏釋曰江氏云。自契至湯凡十四世。國語周語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

興。八遷者。契始居商。一遷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二遷也。左傳稱相土居商丘。三遷也。與湯遷亳而四。其餘四遷。則未聞焉。案江說略本孔疏。昭明。契子。相土。契孫。自契至湯。其間賢君。如詩稱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祭法稱冥勤其官而水死。魯語稱上甲微能帥契。蓋契敷五教。功在萬世。賢君屢作。積德累功。至湯有聖德。遂受天命。撥亂救民而有天下。八遷者。陳氏壽祺左海經辨云。史記舜封契於商。鄭君書注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路史後記十注。契所封乃華陽

鄭縣。有欒都城。故蕃邑也。水經注引世本謂契居蕃是矣。水經注闞駰云。蕃在鄭西。然則今欒城是。此一遷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砥石地今無考。此二遷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云昭明復居商。此三遷也。左傳相土居商丘。世本同。商丘縣屬河南歸德府。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竹書紀年亦云。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於商丘。此四遷也。紀年又云。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徐文靖竹書統箋以此商侯為子亥。殷之號自此始。世本亦云子亥遷殷。可證。史記冥生振。即子亥也。此五遷也。

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丘，世本亦云孔甲時復歸於商丘。統箋以此殷侯當湯祖父、主壬及主癸。此六遷也。紀年帝癸十五年商侯履復遷於亳。此七遷也。續漢志魏郡鄴，劉昭注引帝王世紀云。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路史國名三云，鄴。上甲微居。即桐也。今湯陰有司馬泊司馬邨。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謬以上甲為太甲爾。此八遷之事也。業陳氏考辨甚詳。但竹書係晉人偽撰。不足據。世本所敘商先公廩遷，何以自昭明居砥石外，孔沖遠等皆不知。竊疑

詩稱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始封及益地。建都容有遷移。昭明遷砥石復居商。相土居商丘。則自契至相土已五遷。冥及上甲微。皆振作大有為之君。容有遷都之事。至湯復從當時所居遷歸於商從先王居。所謂自契至於成湯八遷。後又從商遷偃師。商與偃師通得稱亳。據班志鄭注則亳本偃師地名。後因以為殷都之通稱。析言則商與亳別。故盤根注云湯自商遷亳。統言則商亦得稱亳。故此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盤庚于今五邦。自湯所遷計之。兼數八遷之最後一遷。故班

孟堅說前八遷後五遷實止十二也。年代邈遠。書缺有間。姑以意推。非敢質言。要惟鄭注商國在華陽。漢志亳在偃師湯所都。及疏所引世本昭明居砥石。左傳相土居商丘。為確可據耳。鄭云亳在偃師有湯亭。據漢志有明文者言之。詳下。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成湯所都。詩玄鳥疏〔箋云〕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毛聲高都〔釋回〕此文直承上自契至湯八遷而言。則先王宜即指契。言契以後屢遷。湯始從其

故居。則湯所居之亳。[illegible]即契所封之商地。說文以為在京兆者。故史記云湯起於亳與禹興西羌周自豐鎬並言。皮氏云亳非一地。六國表湯起於亳。徐廣注京兆杜陵有亳亭。是湯所起之亳在西方。即契所封之商。鄭以為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商頌稱契為玄王。故云從先王居。湯起亳得天下。遂以亳為大名。故其後遷都偃師。偃師與景亳皆稱亳。盤庚遷殷。亦稱亳殷。紂都朝歌。而國語云紂踣於亳。周時猶有三亳之稱。至帝嚳都偃師之亳。並無明證。何以知湯所居之亳即是

嚳之所都乎。皇覽云帝嚳冢在東郡濮陽。是河北非河南與偃師之亳相距甚遠。惟括地志分列三亳之名。而以偃師為帝嚳及湯所都。唐初崇信偽傳所致之地。豈足徵信。王氏先謙云。尚書中候云。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洛于沈璧。洛即上洛之洛水也。蓋湯之始大商地兼有亳名。遂都偃師。偃師遂擅亳稱。而在先之亳反不顯。今案皮王說與史記合。似是上洛之商與河南之偃師皆得稱亳。鄭注此亳字不以為京兆亳亭而云在偃師有湯亭者。以說文亳字未質言湯居。而漢志偃

師則明云殷湯所都。古事難明。必據有明文者言之。蓋多闕慎言之義。好學深思者自可意推。江氏則以為亳在偃師。視商丘等處為近於契都。故云從先王居。則以說文之亳亭為周時秦所伐之亳。與商地近而非一矣。此云從先王居。下云作帝告。江氏說帝為契所感生之帝。詳下。說文亳京兆杜陵亭也。蓋亳為杜陵高地。故字从高。漢時於此置亭故許據言之。偃師之亳。或當如孫氏說字本作薄。而經傳多借杜陵亭亳字為之。偃師近商。於九州大勢亦近西。詳江氏說。

作帝告釐沃。

帝告釐沃亡。【箋云】史遷告作誥。一作俈。無釐沃二字。【釋曰】江氏云。帝嚳帝也。契之所自出也。從先王居。敬告先王。并告先王所自出之帝。故篇名帝告。告或為誥。古今字也。釐。理也。沃。肥美也。治理亳之土地使之肥美。故以釐沃名篇。皮氏云。帝告者。古二王後得郊天。詩生民以歸肇祀。傳曰。始歸郊祀也。箋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三國志注引虞喜志林云。詩曰以歸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郊天。猶魯人郊祀也。稷契皆帝嚳

後。同有大功。稷之後得郊天。契之後亦得郊天可知。郊天祭感生帝以祖配之。湯居亳時。未得天下而已得郊祀。蓋告黑帝汁光紀。以契配之。故篇名帝告。謂告帝以從先王居之事也。案皮引中江說是也。史記作誥。義同。索隱云一作俈者。古今人表帝嚳作帝告。殷氏孫氏以此先王為嚳。亳與帝嚳之都近。故述帝嚳之事。容古書家有此說。為偽孔所本。史無釐沃者。文不具。

經 施章乃服明上下。

困學紀聞二稱大傳殷傳引帝告文。釋四 施章乃

服。謂施章采於衣服以辨上下使無僭差。皋陶謨云。以五采施章於五色作服汝明。成湯遷都治民以禮。必使衣服有章。皮引考工疏文選注稱殷傳未命為士者不得乘飾車乘朱軒有飛軨證之。是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湯征亡。【箋云】史遷始征作始伐。【釋曰】湯為夏方伯征諸侯之不道者。葛伯放而不祀。湯化之無可化。乃伐之以正其罪。征之為言正也。湯征諸侯自此始。史敘其事作此篇。

【經】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本段紀

【釋曰】史述此文在作湯征之上。蓋零文斷簡得諸伏孔口傳者。喜而載之。并入序中。予有言以下至勉哉勉哉。蓋湯出征時與伊尹告諸侯之辭。謂我今有言。人鑒於水則知己之形貌。視民之好惡則知治道否。周書曰。人無與水監。當于民監。即此意。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湯征諸侯。去其虐民者。故其言云爾。

伊尹贊之曰明哉此言。能聽此言。治道乃進。凡君國子民為善者皆與之在王官。而治民。勉之哉。此蓋湯征篇發首之辭。湯曰汝不能敬命以下。蓋篇末誓衆之辭。與甘誓湯誓篇末一例。史錄殘文聯屬之。學者可意推釐析。 又案湯為方伯征諸侯。而伊尹曰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此可見湯與伊尹初無伐夏之意。故湯薦伊尹於桀。其征諸侯。猶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此云在王官。猶詩汝墳稱王室。采薇出車稱王事王命也。聖人無富天下之心。而嚴於君臣之義。其於暴君。苟天命有

一日之可祈。人心有一日之可挽。必竭力扶持之。至於理窮數極天人交迫。乃不得已而行權救民。猶自以為有慚德未盡善。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先儒謂君非桀紂之暴。臣非湯武之聖。而以下犯上。則亂賊而已矣。此名教之大防。古今之通義也。

【經】葛伯仇餉（孟子滕文公篇引）

【箋云】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

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詩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釋曰 葛地不可深考。皇甫謐引地理志。以為梁國寧陵之葛鄉。即葛伯之國。江氏云。檢漢書地理志梁國無寧陵。謐蓋據晉史之志乎。案江氏此說是也。晉世葛鄉。安必其古之葛國。謐言不足信。據孟子說。葛必與亳接壤。孟子親見百篇之書。所言皆據經傳

正文。江氏乃若此小有發疑。不知無可疑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蓋仁人視天下。無不可化之惡人。葛伯不祀。湯不忍遽征之。而使人問之。葛以無犧牲對。則遺之牛羊。以無粢盛對。則使亳衆往為之耕。皆明知其偽。而欲以仁動之。度當時葛或有小饑荒。而湯得伊尹區田善法。方墾薄土使沃。欲以利亳民者利葛民。所謂使亳衆為之耕者。初非動大衆而耘人之田。特就與葛接壤之處。遣農夫若而人教之治田善法。庶其豐收而喜。改行為善。其地至近。故可饋食其人無多。

故易要奪。湯之事葛。仁至義盡。而葛伯梗頑不化。竟至與餉為仇。殺小弱之童子。則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其虐亳衆如是。則暴其民甚可知。然後從而征之。非獨為餉者復讎。亦以拯葛之匹夫匹婦於水火之中也。古者滅國不絕其祀。湯既征葛。而春秋時仍有葛國嬴姓。殆湯既誅葛伯。别為置君。或湯有天下後。葛地在畿内。不合制度。别封之於他處與。仇餉。朱子云與餉者為仇。視趙注為允。江氏從之。葛伯不祀。湯征之者。禮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

孝。君絀以爵。方伯佐天子正諸侯。其職然也。

【經】湯一征自葛始。孟子梁惠王篇下

【箋云】孟子曰。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又曰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一征又作始征。始又作載。滕文公篇【釋曰】孟子於葛伯仇餉湯一征。徯我后皆稱書曰。按其文義。必出湯征。天下信之以下。十一征句。則孟子述古書傳之文。故東面而征數語。又見盡心篇。始征作一征之等。蓋當

時傳寫有異本。孟子兼採之。

經 徯我后后來其蘇。

箋云 趙氏曰。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釋曰** 聖人之征伐以救民也。故民望之如此。後世雖不及古。而既克敵之後即予其民敵民初無所謂亡國奴隸之苦。此中國風氣之善。本聖人天覆地載一視同仁之教也。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汝鳩汝方亡。**箋云**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

也。趙氏說。伊尹為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又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大傳亳作薄。史遷去亳作去湯。無乃字。汝作女。方作房。

釋曰 江氏云醜惡也。湯貢伊尹于桀。既而伊尹惡夏無道。復歸于湯。案射義。諸侯貢士於天子。大傳亦云古者諸侯有貢士於天子之制。湯得伊尹。不自私而貢諸

桀。冀其能伊尹改過遷善。以永天命以濟生民也。桀不能用而伊尹去。湯復使往至於五。蓋湯與伊尹之望桀為善以急救天下之民。與禹稷三顧其門而不入同愛君愛民之至聖人至公至仁之心。萬世可見。孟子言五就。序隱括言之曰既醜有夏據最後一去而言。蓋前此未絕望也。既。已也。猶終也。桀怙惡不悛。伊尹於是終惡之而去。此最後之去。歸乃遇汝鳩汝方。告以桀不可復輔。史述其事而作此篇。乃字與既字相應。史公略之。江氏以為衍。未必然。孟子說五就。及書大傳夏人歌盡歸

於詩等語。蓋皆出此篇，何事非君。此所以湯貢伊
尹於桀，而尹不辭。治亦進二句。孟子伸說語。天之
生斯民以下，伊尹初應湯聘時語。伊尹樂堯舜之
道。欲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堯舜之澤。始是隱居求
志在此。後之行義達道，即在此。湯貢諸桀而五就
不倦由此。桀不用賢，惱惡不悛，乃終去之而相湯
伐夏救民，亦由此。孟子所言足明孔子此序之意。
故引為說。釋文謂帝告至此五篇，舊解在夏書。馬
鄭以為商書。案汝鳩汝方當是一篇。此四篇所敘
皆商事，宜為商書。猶泰誓在殷未亡時而為周

書且序云自契至於成湯自是序一代之始發端之辭大傳引帝告文亦在殷傳史載此諸序皆在殷紀馬鄭本是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作夏社疑至臣扈

犧牲既成衣服既潔祭祀以其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德當為以薦（此七字疏引作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十一字）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稷當為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周禮大宗伯疏本疏引大同）夏社疑至臣扈亡［箋］

［正］馬氏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

臣自明也。疏史遷此序在湯誓典寶後。無疑至臣庭

四字[釋四]鄭據孟子爲說。蓋古有歲旱毀社稷壇

壝之事。示自責。將無以奉神明庇民命。國將亡而

社稷從之。歲豐乃修復。此變置之小者。且諸侯之

禮。若湯遭七年之旱。幾至萬國不粒。與堯遭九年

之水同爲莫大之災。於是議變置社稷配食之神。

與湯自爲犧牲以禱同爲非常之舉。蓋出於至誠

憂民無可如何而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

鬼神。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其神在天容受命於

帝職有更易。故變置之以冀有當。重民。故切責已。

亦不能不有咎於神。必正體暑雨祁寒小民怨咨
之至情迫而出之者也。江氏云。呂氏春秋順民篇
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
以身禱於桑林。大傳云。湯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之
社。而雨大至。漢書鼂錯傳亦云湯有七年之旱。言
五年者誤。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
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
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以為稷。自商以來祀
之。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
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

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厲山氏子農。即烈山氏子柱也。湯時大旱七年。據左傳言自商以來。祭法言夏之衰。正當湯時。明以久旱故遷柱也。此言欲遷社不可。左傳祭法皆不言變社。明柱則遷之。社則以無可代句龍者故不可遷。于是止也。蓋社為五土之神。稷為原隰之神。以古大有功於土穀者配之。在前莫如句龍柱。其後莫如禹稷。而禹為天子。可配郊。不可配社。而此外有功於水土之神。無及句龍者。故社不可遷。惟作夏社。以責己者責神。使同力救民而已。江氏又云。

夏社蓋讓責社神之詞。周禮太祝掌六祈。五曰攻。六曰說。注云。祈。有災變。呼號告神以求福。攻說則以詞責之。攻如鳴鼓然。引左氏昭十九年傳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社為證。案臣扈歷湯至大戊猶周之召公畢公歷文王至康王也。變置社稷事之大者。或遷或否。湯不敢自專而與二臣議之。疑至臣扈並舉。承夏社之後。其為二臣名甚明。欲遷社由旱與革命無涉。禮喪國之社屋之。無所謂遷也。革命自革暴君之命。與社稷神何與。偽孔說謬。史公無疑至臣扈者。史於亡篇之序。累舉數篇者多

略不具。或傳寫脫之。江氏又云。先後之次。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三篇又次之。乃後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知當然者。湯誓敘言伐桀。遂與桀戰。典寶敘言夏師敗績。則是既戰而敗。故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敘言既勝夏。則是既敗夏師之後。故此三篇宜次典寶。仲虺之誥敘云。湯歸自夏。是既勝夏。而歸也。湯誥敘云。復歸於亳。則歸而至國矣。故此三篇之後。當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也。故殷本紀錄此諸篇之敘。先湯誓。次典寶。又次夏社。而無疑至臣扈篇目。次則仲虺之誥。次則湯誥。是順敘文

而為之次也。今以此序列湯誓之前。典寶次咸有一德之後。失先後之宜。不審何以如此。案此有三說。夏社三篇因旱而作。旱之始蓋在伐桀前。故欲遷社雖在後而序次在前。自湯誓以下皆言伐桀之事。典寶乃言伐三朡。故最次在後。一也。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殷本紀所列。或壁中元次。膠東庸生以後。歷三百年。傳寫或有顛倒。鄭君不敢擅改。二也。鄭於成王征多方疑編篇之次。而此序無聞。或可鄭原本與史記同。鄭學之徒。傳寫誤。有孔疏所據乃其誤本。三也。多聞闕疑。要不當如偽孔以意

改月。上古之世。天與民近。相傳神農有禱雨書。旱則閉諸陽。開諸陰。潦則反之。及暴巫等事。後世不必驗。聖人得通天地。知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且殷人尊鬼。遷社祀棄。蓋其獨知灼見鬼神有遷壇。故自此以後。稷配。遂為千古定制。決非如後世鹵莽之夫。以祈禱不應。忿疾慢神。而於民無益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鳴條。南夷地名。疏 箋云 史遷說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

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桀敗於有娀之虛。桀犇於鳴條。【釋曰】序言伊尹相湯伐桀。猶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蓋湯武伐暴救民。伊周實相之。泰誓不言相。而此言相者。周書以泰誓建首。故序直云武王伐殷。湯誓前有數篇。故序承上文伊尹醜夏歸湯之語。云相湯伐桀。舊史各自為文。無關義例。孔氏仍之。以此知帝告以下數篇。伏鄭本在商書首者為正。而鄭原本書序。亦當以鳩方湯誓相次。與史記同也。孟子云伊尹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諸溝中。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正此序之義。升自陑者。陑字說文所無。難以臆說。江氏以栖字當之。云。栖蓋氏阪之名。未聞所在。蓋自昆吾至夏所經之路也。僞孔言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夫王者之師。豈掩人不備哉。哀說不可信。長發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鄭君箋云。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伐也。殷本紀云。湯伐昆吾。遂伐桀。故以爲自昆吾而來所經之路也。案江說甚是。蓋伐韋顧昆吾。猶是方伯征諸侯之常。至由昆吾伐夏。則應天受命。稱王以令諸侯。故於升自陑時作誓。

猶武王師度孟津作泰誓也。升自陑言作誓之地。
絕非言伐桀之形勢。經曰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
曷喪予及汝偕亡。則一交綏夏衆即土崩輻分。何
待出其不意以求勝。春秋無義戰。然於偏戰猶有
所取。豈有王者應天順人之師。而若後世詐戰乎。
史言桀敗於有娀之墟。奔於鳴條。備言之。序云戰
於鳴條。約言之。鄭云鳴條南夷地。王氏云。呂氏春
秋簡選篇云。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夏桀奔走。淮
南子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高誘註。焦
或作巢。以其過放之歷山。觀下文伐三朡。三朡在

今山東定陶。南巢在今江南巢縣。然則桀出亡地。皆東南。故鄭以鳴條為南夷。且逸周書殷祝解云。湯將放桀於中野。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以下又再徙方至南巢。可見桀之出亡皆向南行。又舜征三苗而崩。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舜卒於鳴條。以為東夷者。古人言南可言東。正與鄭合。蓋鳴條係東南地。故或言東或言南。孟子言舜東夷之人。對文王畢郢在今陝西。為九州最西之地而言。湯誓伏生所傳與壁中古文同。並無散亡。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云云。鄭以為舜命禹之

辭。蓋履非湯名。說詳堯典。蓋此節之語。古帝王相傳而湯用之。集解引孔注以為湯伐桀之辭。稱墨子引湯誓如此。然據兼愛篇稱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云云。呂氏春秋引湯禱雨辭大同。孫氏以為此桑林禱雨之辭。非伐桀誓衆之辭。致確。周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云云。稱湯誓者。王氏以為湯誓衆前先告天。猶武王伐紂先上祭於畢。其辭蓋別為一篇。亦稱湯誓。猶泰誓之有三篇。而其文孔子時已不完。似近之。白虎通三軍篇亦以予小

子履前為湯伐桀之辭。蓋湯服膺舜禹相傳之訓。以為君天下之準。故伐桀告天稱之禱而告天又稱之。詳下。史記述湯誓畢。有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蓋本古經傳殘文。而稍失其辭氣。湯必不自矜其武。蓋作誓時始布王號。諸侯尊湯曰吾王甚武。相與號曰武王。古書字句磨滅。史從而載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其事也。 又案先王之明德。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故子之所慎戰。然論語所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謂集思廣益謀定而動思患豫防。非陰謀取勝也。易

傳所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非間道奇兵簿人於險也。是皆以仁義行節制之事。詩書周禮所載用兵之道皆如此。周衰諸侯以力征經營。變詐日起。戰國以後益甚。間有從疏自是。不度德不量力。而謬用古法。如宋襄陳餘者。適以自取敗亡。然不可因此誣先王。謂兵不厭詐也。兵凶戰危。禮時為大。齊桓晉文尊周攘夷。燕昭王樂毅齊田單復讎興國。兵略猶近古。秦項以後。則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及我

朝列祖皆撥亂救民同符殷周。漢諸葛武侯唐郭

令公宋岳忠武　國朝曾文正胡文忠諸公。討賊平亂。方略足為後世法。統而論之。荀子議兵篇可與道古張文襄非弭兵篇可與通今。近世殺人利器。曠古所未有。可使人無噍類。然則如之何而救之。曰。惟以至誠感發人之善心。消宇宙之悲氣於無形而已。

經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篇　國語引末四句稱湯誓　白虎通三軍篇引此節以為湯伐桀告天之辭

[箋云]國語周語稱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釋曰]此節反覆各經傳所引。蓋見於書者當有三。一為舜命禹禪以帝位而告天之辭。其文當見逸書舜典。鄭據之。其本當如俞氏樾說無履字。或訓履為踐。謂踐行堯道也。蓋舜亦以天之歷數等語命禹。而曰予小子踐行其道。昭告于天如是也。一為湯伐桀祭天之辭。當為湯誓前篇。而其文殘缺。孔子錄書時不得其完篇。故百篇中不錄。而以其殘文傳之門人。今存於論語。故國語引湯誓余一人有辠四句。與此萬方有罪

云云大同。白虎通引論語。亦以為伐桀告天之辭。則履為湯名。敢用玄牡者。鄭以為徧告皇天大帝及五帝。故用祭昊天之牲。班以為未變夏禮。仍用夏牲。有罪不敢赦。行天討以誅凶人也。帝臣不蔽。順天命以用善人也。善惡皆簡閱在帝心。已不敢私。朕躬有罪以下。言天下有一人不得其所。皆已之過。此蓋舜禹相傳之訓。而湯用之以告天。此其所以能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堯舜之澤也。一為湯桑林禱雨之辭。見墨子及呂覽。文意與此大同。而又多自責之言。蓋萬方不安。聖人視若己推而內

諸講中。故其告天。不嫌於言之重字之複也。

【經】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墨子尚賢篇引湯誓

【釋曰】此亦告天篇之文。所謂帝臣不蔽者也。論語稱湯舉伊尹。不仁者遠。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觀此序所稱有伊尹汝鳩汝方。疑臣扈誼伯仲伯仲虺咎單。則衆賢並至可知矣。

附夏社逸文

【經】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

無以萬方。墨子兼愛節引湯說

【箋云】呂覽引桑林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順民【釋曰】孫氏據墨子本文定為桑林禱雨之辭。或即夏社遺文。蓋與伐桀告天辭大同而責己尤切。桑林禱雨時克夏已久正朔服色早改。而云用元牡者。蓋亦總告昊天上帝及五帝。故用天色之牲。有善不敢蔽。即帝臣不蔽也。有罪不敢赦。與論語文同。墨子稱湯說者。說。如周禮攻說之說。謂自陳說也。云湯說。則與湯誓畫然分矣。孫氏疑

為夏社文。甚當。以無明文。故連類附著於此。此節逸文各家說多異。惟王氏孫氏陳氏。及劉氏恭冕補論語正義說多善。今約取而讚辯之

又案孟子言湯執中本堯命舜允執其中之訓。而此告天之文。又本舜命禹之辭。蓋湯之聖學聖治。一本堯舜禹相傳之道。故孟子言湯於堯舜聞而知之。又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國語云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注引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為證。後漢書陳蕃傳。禹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明此節之文傳自舜禹。禹湯同道。故春秋傳

曰禹湯罪己。論語又說周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論語明言予小子履釋文不言鄭本有異以意逆志。蓋鄭亦以此節為湯誥。而其禮其言皆本於舜命禹時。疏家引鄭注不備耳。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

仲虺之誥亡。[箋云] 史遷此序次寶典夏社後。無自夏二字。大坰作泰卷陶。一無陶字。集解徐廣說。索隱。陶字衍。卷一作坰。又作洞。仲虺作中罍。索隱音雖。荀子作中蘬。[釋] [曰] 江氏云大坰即泰卷。大當讀為泰。坰聲轉為卷。

器字說文所無。或器字之譌。抑壘字之譌。案坰卷雙聲。疊韻。皆音近而變。仲中古通用。左傳云。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孟子趙注以為即萊朱。

[經] 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左傳襄十四年又襄三十年傳引

[釋四] 傳於兩引下皆有推亡固存四字蓋申說之辭。又宣十二年引取亂侮亡四字。約文。亂謂壞法亂紀。使民無常。故取之而弔其民。亡。如春秋書梁亡。自亡也。侮。謂取之之易也。孟子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若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則取之如升虛邑耳。王者治亂持危存亡繼絕。至亂無可治亡無可存。則勢必見取見侮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經 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墨子非命上中下篇引此文互異。江氏參取義長者如此。今從之。而出其異文于箋。

箋云 有一作于。或脫布命二字。帝式是增一作帝式是惡。又作帝伐之惡。用爽一作龔喪或作用闕師。

釋曰 江氏云用無為有謂之矯。式用也。增當讀為憎。憎。惡也。伐之。字誤。當从式字。爽當為喪聲之誤。師。衆也。喪師。言失衆。業伐式形近之誤。之是用

襲聲近。厥聞形聲皆近。而誤。言有夏欺天以欺人。天用惡之而喪其衆。

[經]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荀子堯問）

[釋四]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下賢愈恭則德愈盛。若禹聞善言則拜。天下之善皆歸之。王道也。其次聽賢人陳善納誨以治其國。善政聞於四鄰。霸道也。其次有疑則問。不敢自用。善人為之拾遺補闕。亦可以存。若惟其言而莫予違。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亡無日矣。豈惟有國者。凡人皆然。古之人

有言曰。非我而是者我師也。是我而是者我友也。諂諛我者我賊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誥已逺。[箋云]黜。貶下也。說文黜部史逺無湯字。黜作絀。復歸於亳作還亳。[釋曰]湯誥者。湯自伐夏遂伐三朡而歸。由大坰還亳即天子位而誥諸侯也。咸有一德明居皆同時作。總為一序。史記於仲虺之誥前云。伊尹報於是諸侯畢報。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蓋約仲虺之誥以下四篇而言。大傳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

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疑湯誥中有其事。或古文簡畧。而傳者詳之。夏在亳之西。史記引此經。逸文云，王自至於東郊者。蓋桀向東南奔。湯從之。因伐三朡。三朡在濟陰定陶。湯自此歸亳。故至東郊也。於是諸侯畢會。乃即位而作誥。湯言天子之位。唯有道者宜居之，故伊尹作咸有一德。明天命在德。湯言禹皐陶后稷有功於民。

民得安居。故毕單作明居。明王政在安民。三篇蓋
相表裏。故同序。
經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
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
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
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
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
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
之在國。女毋我怨。紀數本
箋云 立。一作土。之。一作政。集解徐康說 釋曰 三月。夏三

月也。史於明居後始言湯改正朔。則此時未改夏正。此言三月則伐昆吾伐桀伐三朡當在正月二月。爾時農功未興。明經所謂舍我穡事者。謂夏桀平日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非如後儒所說湯違農時而出師也。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勑諸侯以勤民恤功稼穡匪懈。其下當有褒美之辭。如所云予有大賚汝者。反是而虐民乃予以禍適，予乃大罰殛女上。蓋有闕文多的。意推可知。禹為天子云三公者。蓋據舜時為三公而言。亦見君臣一德之義。湯勉諸侯以舜時三公之事。孔子所

謂服禹功而修舜緒。於此可見。書序稱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棄稷。意五臣中禹皐稷三人為三公歟。蚩尤作亂。暴虐百姓。此文百姓上當脫暴虐二字。蚩尤虐民。帝乃絶之。其罪有狀。可為深戒。有狀上亦有脫文。先王訓言不可不勉。苟或不道。毋令是有土在國。之猶是也。命德討罪。天實剖之。女毋我怨。史載此文。蓋據孔壁逸書。二十四篇外。此為特詳。然脫誤甚多。姑以意推之如此。呂刑。以蚩尤苗民為戒。以伯夷禹稷皐陶為法。與此意同。立一作土者。有土。謂有國有

天下。之一作政者謂若不由先王之道。無善政在國。則罰殛當加。汝毋我怨。此文雖脫誤已甚。然光明正大之氣象猶可想見。與湯誓湯征逸文。救民水火之意並溢言表。非晚出書可同日語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

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九字或當在不道毋政在國下。末句汝毋我怨四字重出。當刪。伊陟臣扈曰。下闕堯典疏咸有一德已逸。釋曰此及明居序皆不言作意。蓋與湯誥同蒙出夏歸亳之文。三篇同序。當一氣讀之。一德純一之德也。咸有一德。言湯君臣

皆有一德。故能受天命正天下。

【經】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禮記緇衣引作尹吉曰）

【箋云】禮記稱此文作尹吉。鄭氏曰。吉。當為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今亡。（亡當為逸）咸皆也。君臣皆有一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釋曰】鄭禮注每云古文一作壹一壹通用易曰。恒以一德。又曰。恒。德之固也。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一德者自彊不息。日新又新。如天地之道恒久不已也。荀子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勌。

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徹如日月。忠信誠於內貫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此一德之義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逸書所謂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孟子所謂伊尹樂堯舜之道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也。

伊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亦緇衣引尹吉

箋云 鄭氏曰。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釋曰 伊尹當桀時。不及見夏之先王。故知先謂其先祖。夏都在亳西。

故云西邑夏忠信為周德也。有終。一德也。相亦惟
終。君臣皆有一德也。桀反其道故天命殛之。

咎單作明居

明居亡 【箋云】馬氏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人
之法也。史記集解 【釋曰】司空度地居民。明居。明居民之
法。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以纘禹皐陶后稷之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
作典寶。

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堯典疏 典寶已逸。
【箋云】史遷此序在湯誓後夏社仲虺之誥前無遂

從之三字。殷作岌。誼作義。仲一作中。古今人表今本湯誓後次夏社次典寶次仲虺之誥。[釋曰]傳云大崩曰敗績。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鬷亭。鬷岌鬷字通。定陶今山東縣與泰巷近。俘。取也。孚借字。三鬷。蓋諸侯失道黨桀者。湯師至。獻其寶以降。故俘其寶玉。以為禮神瑞節之用。楚語曰。玉足以庇蔭嘉穀則寶之。段氏云。正義舉鄭注書序。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據此則典寶在咸有一德之後伊訓之前。而百篇之序伊訓之前尚有明居。未知鄭本典寶在明居後抑在明居前也。

姑從孔本。案王段孫典寶次序皆仍今本。但鄭舉逸篇之目。則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前。若序兼亡篇為次則典寶當在明居後。蓋自明居以上皆言伐桀之事。典寶則言伐三朡之事。明居與湯誥咸有一德緊相承接。順序文讀之甚明。鄭本必不割分令定如此。餘詳夏社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史記集解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亡。【箋云】史遷說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子之弟外丙。是為

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釋曰】江氏云。成湯之歿久矣。于此言成湯既歿者。蓋三篇皆稱述成湯。故推本之。又云。孟子萬章篇。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則成湯之歿。距太甲元年中隔兩君。歷有年所。此推本為言。非謂湯歿後即為太甲元年也。偽孔云湯歿而太甲立。誣前王而紿後學。誕妄甚矣。伊訓是訓戒嗣

王。必稱成湯之訓。肆命是陳政教所當為。自是成湯之政教。徂后則是既往之君。固是謂湯也。肆之言陳。命即政教也。徂。往也。后。君也。以往之君是湯。故知言湯之法度。案江說是也。成湯既殁。外丙仲壬享國不久。蓋皆守文令主。惟伊尹是任。及仲壬崩。太甲立。伊尹見其有不善之端。故作書三篇。以湯之德行政教訓戒之。書序主於序書作意。外丙仲壬間無書。以故太甲元年上繼成湯。既殁言之。猶易傳稱神農氏殁。黃帝堯舜氏作。以堯舜承黃帝為文。未及少昊高陽高辛。古人立言此等處甚

多。所責乎心知其意。皮氏巧借偽孔及孔疏訛說
以誣此序。誣聖蔑古。謬甚。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
有牧方明。漢書律曆志載三統曆引伊訓。
箋云 劉歆三統曆說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
壬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
朔旦冬至之歲也。律曆志 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為
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
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
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

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釋四〕太甲元年。仲壬崩之踰年。太甲即位改元也。十有二月。夏之十一月。冬至祭天之月也。是月朔適冬至。曆家以為曆元。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此方明。謂方明之宮。江氏說。誤。大也。資。讀為咨。十有二牧之咨。蓋太咨明。羣牧於方明之宮也。劉班云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云云者。太丁外丙四字。誤。當作外丙仲壬。蓋志因太甲元年冬至祭天而兼及外丙仲壬時事。蓋成湯崩踰年外丙即位。其年十二月冬至祭天。外丙崩踰年仲壬即位。其年十二月冬至亦然。

仲壬崩踰年。太甲即位。其年十二月冬至亦然。皆越紼而行事也。志隱括言之。故後人不解耳。太甲元年十二月冬至朔適值歷元。故志引之。父死子繼。踰年即位改元。古今通義。偽孔謂踰月改元。固大謬。江氏以堯舜禹之事例之。謂三年喪畢乃即位改元。亦非。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畢。劉班無不知之理。江氏未達志意。故譏之。周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謂之禘。殷人禘嚳。則此先王當謂嚳。帝王可通稱。湯誥云先王言不可不勉。先王正指黃帝以來諸帝。蓋祀嚳于圜丘以配昊天上帝。禮

畢後大洛命羣牧而方明之宮也。志云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似未合。或可殷禮不盡與周同。此經確像孔壁古文逸簡。劉向歆父子述之。班孟堅又述之。萬無可疑。近劉逢禄等妄爭門户。不顧是非。皮氏因此文不易明。遂誣為僞。大背闕疑慎言信而好古之義。且未免曲學阿世以從於邪。經術之謬。世道之憂。吾為此懼。故論之。　此條言祀先王。洛羣牧宜在篇首。故先列之。

經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萬章篇引伊訓

箋云　趙氏曰。牧宮桀宮。朕我也。載始也。亳殷都也。

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始謀之於亳。順天而誅也。釋曰 此節引趙注。意，天意也。或意上脫天字。桀起二字當倒。起屬上讀絕句。言天意欲誅桀者。其造作當攻討之罪自牧宮起。桀自取之也。朕。蓋伊尹自稱。言我始與湯謀伐罪救民之事。于亳。以順天意。孟子引此以明聖人順天應人。光明正大。非富天下。斷無污其身而以利動其君之事 此條言伐夏

征是三朡。 載孚在亳。堯典疏稱鄭注典寶序引伊訓

釋曰 此經上下文不可知。要之征是三朡即序所

謂遂伐三朡也。載孚在亳。載。則也。孚俘之借。言孚
以歸于亳。即序所云孚厥寶玉也。玉以禮神。惟有
德乃能寶之。猶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孚在亳。正
以戒有國者當修德也。此與朕載是亳各不相蒙。
劉氏皮氏合而一之。大謬。 此條言征三朡。
從諫不拂。徵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荀子臣道篇引書
釋回 楊注以書為伊訓。孫氏謂楊時伊訓逸篇已
亡。此注或據舊說。素徵諫不倦至誠懇惻以感動
其君也。 此條訓王之辭僅存者。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

尹作太甲三篇

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史記集解 太甲三篇亡。箋云 史遷說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孟子說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公孫丑曰伊

尹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释曰 史公說太甲既立三年不明。即序所謂太甲既立不明也。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畢。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總宰三年至三年喪終。則總宰當還政於王。仲壬之殁不知何月。太甲既立。蓋據即位改元言。云三年則喪終即政且一年矣。據孟子云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云暴虐不遵湯法亂德。則此一年中失德已非細故。伊尹極忠規諫而不聽。古者貴戚

之卿受先君付託之重。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度當時羣臣百姓諸侯皆大不滿於嗣王。懼其為夏桀之續。或有廢立之議。伊尹以太甲係湯適孫正體。又以為王少不更事學問未成。氣質未化。非必終不足用為善。於是以己任天下之艱大。而使王別居桐宮。不問政事。以息羣怨尊講求學問道德。屏去近習小人。博選天下賢士諭教之。以陶鎔其氣質。啟沃其聰明。朝夕陳善閉邪俾成君德。太甲見臣民不悅如彼。伊尹不別立賢而勤懇教導已如此。於是心大感悟。翻然改悔。日

進於善。至三年之久。伊尹知其強立不反。必終為賢君。於是迎之歸而授之政。此與周公踐祚抗世子法以善成王同。讀文王世子篇及保傅篇。以周事推殷。可見伊尹周公用心之純。殷周所以有道之長者實由於此。易乾九二當升坤五。文言備言君德學問。說者以為太甲思庸成王捋掄迹於文武之時也。此惟聖人立人倫之極。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必不為者能之。孟子言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可謂知前聖之心。立萬世名教之防。後世惟諸葛武侯足以語此。彼偽造竹書紀年

者。曾何傷於日月哉。合史記孟子觀之。太甲立三年以不明而放於桐。又三年以賢復歸於亳。太甲立三十三年而崩。時伊尹雖久致仕尚未薨。伊尹初作書以褒太甲後又尊其廟號為太宗。則反政之後。其盛德可見矣。

【經】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表記引大甲

【箋云】鄭氏曰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釋曰】江氏云。辟君也。君四方。謂君臨四方。業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天生民而立之君。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任賢使能與養與教。使人類相愛相敬以

相生相養相保。而不相殺。故君臣之義。人治之大者也。民非君則弱肉强食爭奪相殺。無能胥以安矣。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苟無民何有君。失衆則失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民心去。則無以君臨四方矣。君民一體如此。尊君正以保民。世道衰微。彝倫攸斁。無君之說。公然無忌。而暴民相殺無已時矣。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緇衣篇引太甲

箋云 鄭氏曰。越之言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

顛覆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虞。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群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釋曰**江氏云。越者隕越。震者傾覆。機者發動所繇。易屯六三。君子機不如舍。鄭注亦云機弩牙也。案于之言與也。虞人張機。必視括與其所擬射者參相得。釋弦發矢乃中。喻為政必深察民情。順之以發號令。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自古未有不恤民怨而不亡者。

顧諟天之明命（大學篇引）

【箋云】鄭氏曰。顧。念也。諟猶正也。【釋曰】言顧念審正天之明命。立政曰。成湯丕釐上帝之耿命。耿亦明也。餘詳大學通義。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孫丑篇離婁篇引太甲）

【箋云】趙氏曰。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夫人必自侮然後人

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又說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下皆引此經。【釋曰】趙注帝乙當為武乙。天作孽謂時數當然。若堯湯有水旱之災。卒致地平天成雲行雨施。自作孽謂若桀紂秦政胡亥楊廣等自取滅亡。孟子說書至為痛切。萬世之龜鑑也。緇衣引此文。猶可違作可違也。不可活作不可以逭。義大同。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孟子盡心篇引

【箋云】公孫丑引此。下云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

賢又反之民大悦。釋曰狎習也。言吾不習見于不順之行。蓋憂迫之辭。放太甲于桐。直接伊尹語下。與此序文同。則所引伊尹語必出此經。民大悦以下。蓋亦約此經爲言。太甲賢。序所謂思庸也。庸常也。即湯之典刑。蓋自太甲悔過以至復政後。處仁遷義。念念不忘。故序以思庸二字隱括前後言之。反而民大悦。則眞能服膺伊尹之訓。其所行政能接迹於成湯矣。周公曰。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阿衡。商頌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伊尹保天子以平天下。向之不

狎不順者。至是而咸有一德與湯時同矣。此條諸家以為明引太甲。未列為逸文。今補著之。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亡。〔叢云〕史遷說。褒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釋曰〕太甲之末。伊尹蓋早致仕。朝廷大事。仍咨訪之。太甲崩廟號太宗。蓋伊尹所定之禮。其後中宗高宗及後世祖有功宗有德。皆方此為稱。皇甫謐云。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書士安說不知何據。然與事

理有合。蓋沃丁之尊伊尹。猶啟之尊益。成王之尊周公也。孔疏以晉文請隧襄公不許駁之。然伊尹相湯。救民於水火之中。教訓太甲使悔過反善為賢聖之君。太甲處桐時。伊尹攝政朝諸侯以繫天下之心。實與商家六百年之丕基。豈徒晉文比哉。沃丁葬以非常之禮宜也。士安之書雖多不可信。然此序特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則是天子親臨葬之。其尊崇之極可知矣。咎單蓋與伊尹相左右。故陳說伊尹之道德政治以訓沃丁。俾纘湯與太甲之緒。然則上序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文

書相屬明矣。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

作咸乂四篇。

兩手搤之曰拱。史記集解 巫咸。巫官。疏 咸乂四篇亡。箋

文 史記又作艾說云帝大戊主。伊涉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涉。伊涉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涉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大戊。殷本紀 又說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封禪書 馬氏曰大戊。大甲子。

巫。咸巫也。名咸殷之巫也。文釋【釋曰】伊陟。伊尹之子。大戊。據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大庚立。大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大戊立。則大戊是大庚之子。太甲之孫。三代世表則以沃丁至大戊五王兄弟相及。皆大甲子。馬氏從世表。傳聞異辭。難以意定。祥桑穀者。祥本吉先見之兆。易曰吉事有祥是也。反之則凶之先見。亦曰祥。易曰天際翔。孟氏作天降祥。云降下惡祥是也。此祥爲凶祥。桑穀二本皆野物。而俱生于朝。是國家將亡。朝將爲野之兆。盈兩手曰拱。一暮而大滿兩手。一暮或作

七日。皆其禍甚速之兆。史云共生于朝一暮大拱。鄭據之讀序共為拱。與論語衆星共之訓為拱手同。謂生而遽大如拱也。盈手曰搤。兩手搤之。謂滿兩手之圍也。大戊修德而桑穀即死。呂氏春秋制樂篇。以桑穀之祥為湯時事。湯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書大傳及他傳記又以為高宗時事。雖所說時代不同。而修德除災天人合應則一。陳氏喬樅以為殷代此祥三見。皆以

修德而轉禍為福。或然。伊陟贊于巫咸。贊。說也。謂與巫咸論說其事。因知其賢而舉之。周公曰。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陟臣扈為勲德之臣。巫咸以巫官而明於天人大道。伊陟見桑穀之祥。勸大戊修德除災。更與巫咸深論吉凶禍福之理。遂舉之以共治王家。巫咸治王家異有成功。故曰巫咸之興自此始。史述其事。作咸乂四篇。乂者𡰯之借。治也。史記作艾。古文艾字通。史又云作大戊者。江氏以為今本書序脫其目。蓋作咸乂四篇又作大戊篇。因古書遇重字。祗

於字旁作兩畫。序作大戊下。云大戊贊于伊陟。大字戊字旁偶作兩畫。後人不察而刪之。殷氏則以作大戊三字為衍。案作大戊下。集解索隱正義皆無說。容後世傳寫之誤。巫咸由巫官而升為大臣。其于賢。遂以巫為氏。古之巫者聰明精爽不貳。如國語所言。迥非後世假于鬼神妄言黷貨者比。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古書稱巫咸作筮。則其人通於易道。能治王家宜矣。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伊陟亡。原命已逸。箋云史遷說。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馬氏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史記集解釋曰伊陟佐大戊中興。年高德盛。大戊稱美其功德。命之于廟。言弗臣。待以殊禮。尊如父師。伊陟謹守臣節。謙讓。史述其事作伊涉篇。於時遂命原于廟。又作原命篇。原蓋當時賢臣。與伊陟相左右。如咎單之於伊尹。贊伊陟命原兩事相連。故同序。史遷無伊陟篇目蓋脫文。江氏訓原為再。請伊陟讓。故再命之。然說命畢命等。皆見所命之人。原

命之日不著人名。何以見其爲命伊陟乎。且史云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下即云作原命。集解引馬注原臣名云云。若非作字下本有伊陟二字。則作原命三字與上不貫矣。裴引馬注。則集解本必有伊陟二字。索隱正義於此無一語辯別。則小司馬及張氏本亦皆有伊陟二字可知。今本無者。蓋後世傳寫脫之耳。段氏云。史記伊陟讓作原命。脫作伊陟三字。不得緣誤立說。是也。馬氏承衛賈之學。親見中古文原命逸篇。云禹湯之道我所修。必據逸經正文而言。無逸云。中宗嚴恭寅畏天

命是度。治民祇懼。楚辭云。湯禹嚴而祇敬兮。與此言大戊修禹湯之道正合。其為確有依據甚明。若以意為說。則商書但言修湯之道可矣。何必言禹乎。即此可知馬鄭所傳。眞孔壁古文。不可妄議也。

仲丁遷于嚻。作仲丁。

仲丁亡。箋云 史遷嚻作隞。無作仲丁句。說為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仲丁書闕不具。释曰 嚻。讀如詩車攻薄狩于敖之敖。箋云。敖。鄭地近滎陽。水經濟水注。濟水又東經敖山北。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史作

隊同宇商時多河患。遷囂及下遷相遷耿。或皆因河圮。度當時怱促塞河恐猶泛濫。徙居以避之。遷都必曉諭百姓。故每徙皆作書以告。史記仲丁遷于囂下。直接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無作仲丁作河亶甲作祖乙三句。竊疑今文書序闕此三句。史公知其當有。故特云仲丁書闕不具。蓋序云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耿。正謂作仲丁作河亶甲作祖乙而著其事。今但有其事而不言其所作之書。明是序有闕文。故言仲丁書闕。举仲丁而河亶甲祖乙之書闕可知矣。史公蓋先習歐

陽尚書後又從安國問故。此三句古文序皆有而史云然者。猶鄭後雖箋毛詩。而注鄉飲酒禮。於南陔白華華黍等篇皆云今亡。其義未聞。猶從今文三家舊說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河亶甲亡。【箋云】史遷無作河亶甲句。說為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河亶甲時殷復衰。

【釋曰】地理志相縣屬沛郡。括地志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三十里。即河亶甲所築都城。蓋河亶甲時。殷雖衰。而詩今必猶有先王遺意。足以為訓。

故孔子刪書取之。如周書録文侯之命也。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毁。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録此篇者。善其國圮毁。改正而不徙。

疏 祖乙亡。[箋云]馬氏曰圮。毀也。釋史遷圮作遷耿作邢。無作祖乙句。說為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釋曰]祖乙初居相。因河決遷耿。後國都又為河所圮。不復遷。史作遷。據其初而言。此序作圮。據既遷之後而言。耿作邢者。史記邢字本亦作耿。耿邢聲近。說文作郱。云鄭地有郱

亭。段氏注謂鄭書作趙。蓋河北地。竊意商道衰·河工失修。屢有水患。祖乙圮于相而遷耿。遷未久而又圮。河流無定。有我能往冠亦能往之勢。於是不復從而修德以禦之。皮氏議鄭謂河非修德所能禦。不知所為修德者。非煦煦為仁徒善之謂。乃謂勤行德政。如選精熟河務之人以治水。去菸塞。濬下流。慎固隄防。候水長落·先事設備。發倉廩。振災黎。勞來流亡。俾民安居。皆其事。以此禦河。故雖圮而不為害。耿都歷數世成富庶之業。迨祖乙以後。商政復衰。地本近河。至陽甲時相度情形。水患或

將復作。人民有湯析離居之虞。而世家大族習於奢侈。積重難返。盤庚思患預防。因時制宜。與民更始。故不待河之圮而謀遷於殷。因以丕變風俗。去奢從儉。貴戚不便胥動浮言。以蕩衆心。故作誥三篇以曉之。祖乙不遷而修德。盤庚遷以便行政。通變宜民。其道一也。皮氏以辭害意。不達治道。而妄詆前儒。失之遠矣。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疏史記集解

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疏 箋云 史遷說祖

乙崩。子帝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陽甲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

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廼作盤庚三篇。【釋曰】盤庚當國都五遷之後。因耿地迫近山川。嘗有河患。後雖無事。而歷年既久。中更衰亂。河防失修。且習俗奢靡。貴戚第宅多。民居稠密。設一旦川壅而潰。猝不及備。屋廬人民。將沉溺無數。故謀徙都以便治河。不與水爭地。而治之於未決。為民先事禦災。而因以改其敝俗。於時擇治亳之殷地。從先王故都。修先王之法。而當時貴戚大臣無遠識。安土重遷。起浮言以惑眾。謂國已五遷。又無故擾民。民由此

相與嗟怨。當陽甲時。盤庚為此謀。衆感阻撓。盤庚述王命告之。及陽甲崩盤庚立。卒定計遷都。又誥民之弗率。曉以利害。遷既定。乃諭邦伯師長以綏衆之道。當時各發教令。史隨録之。及盤庚崩。民懷其德。乃集合為盤庚三篇。上篇為陽甲時事。統名盤庚者。以遷都遠謀本出盤庚。經言盤庚斆于民。又言王命衆。則是盤庚佐陽甲明矣。陽甲時殷道雖衰。而能任賢弟。不惑衆論。則封象為咸。實於是基之。左傳引此經稱盤庚之誥。則此三篇皆誥也。凡誓辭嚴毅而簡。誥辭懇誠而詳。此明是誥體。而

不云諸者。史題篇略。從可知耳。 史言仲丁以後兄弟子姪或爭相代立。比有亂。夫商道親親。兄弟相愛。未嘗不可。但人賢否不同。往往因讓啟爭。故周公制禮貴適重正。一以尊尊統之。辨上下以定民志。絕覬覦以保骨肉。父子兄弟之倫。於是大定。春秋正隱治桓。謂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此正道也。 疏引束晳云。孔子壁中書作將始宅殷。以為殷在河北。不知治亳二字。今古文同。貢禹親見中秘書。不聞有異。亳殷在河南偃師。諸家無異說。束晳偽托壁書。為所造竹書紀年佐證。殊不

足信。故不列為異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疏 說命三篇亡。

[箋云] 馬氏曰。高宗始命為傅氏。疏 史遷說。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得古文作冔。說文彳部 衛宏官書說冔得二字

同體。書曰高宗夢旻說。衆經音義一　說一作兌。釋文　營古文作敻。說文曰敻。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敻求。得之傅巖。巖穴也。旻部

釋曰　陳氏云。說文所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營求作敻求此據古文也。史記錄尚書作營求。據今文。敻从旻。从人在穴上。謂舉目使人搜索。至於穴中也。會意字。營求者。規畫而求之。敻訓營求。故今文以詁訓字代之。此與古文高宗夢旻說今文作得說一例。元應引書序作旻。據古文也。諸書所引作得。據今文也。案旻得敻營皆聲同義近。蓋古文作

㝵作夐。故許君以㝵為古文得。又引書作夐求。孔
君以今文讀為得為營。故史記及馬鄭古文作得
作營。王氏云荀子非相篇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鰭。
楊倞注曰。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之形狀本自
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愚謂古之神聖清明在躬。氣
志如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卜筮必告。夢寐必
驗。妖祥之見。皆知其所由。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
知也。若心不正意不誠。邪暗閉塞。何足以語此。兌。
說之省借字。禮記引皆作兌。但易兌卦之兌。書說
命之說。雖音通義同。而用各異。故鄭禮記注以作

尧為誤。

[經] 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書大傳說命引書）

[箋云] 鄭氏說。闇讀如鵪。鵪。謂廬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史遷說。帝盤庚崩。弟小辛立。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釋曰]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常禮也。當時人君多不能行。高宗獨行之。故禮記曰高宗即位而慈良於喪。禮廢而復舉。但喪畢之後。默而思道。猶未即言。故羣臣患之。高宗乃答以

求賢自輔之意。

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國語

箋云 韋氏說。類。善也。茲。此也。國語曰。昔者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蓋說命發端之文。國語所敘事。皆約經文為說。

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箋云 韋氏說。礪。使磨礪也。天旱自比苗稼。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藥喻忠言。瞑眩。頓瞀。攻己之急也。瘳。愈也。失道比徒跣不視地。必傷。國語曰。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又曰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又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其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釋曰 此既求得說而使朝夕規諫。乃正命說之辭。以象旁求等語。亦約経文。

以武丁之神明也。以下，則推說經義也。

念終始典于學。禮記文王世子及學記引兌命

箋云 鄭氏說。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于學。學，禮義之府。文王世子注 又說。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學記注

釋曰 典，常也，經也。義相引申。江氏云。文王世子言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下引此經。故云念事之終始常于學。學，禮義之府。府，聚也。言禮義之所聚。學則明於禮義，而後可舉事也。學記言人不學不知道。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而下引此經。故云言學之不舍業。望文為義。兩注不同。不

知孰者得書本指。案文王世子注。言思事之終始常於所學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就為政時言。學記注言思終始不舍。惟於經業是學。學而時習。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能。故經明而行修通經而可致用也。此就為學時言。兩注皆此經論學所包。相兼可也。禮記引兌命五條。皆即說命上三條論學。下二條論政。學而後入政。故尚書發首言若稽古。順考古道。所以同天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成之。高宗於傅說亦然。說命論學。為千古學人準式。故禮記諸篇皆引據之。後之從政者多不

學無術。甚至學非所學。而天下之亂不可止矣。

學學半。學記引

[箋云] 鄭氏說。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學記註 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釋曰] 江氏云鄭注云學人者學斆同。斆教也。謂教人乃益己之半。案說文學爲斆之篆文。本一字。此經兩學字。本皆作斆。漢人以隸寫經。乃从篆作學。此上學字乃教之借。經師以古斆字識別之。與盤庚斆于民同。下學如字。記教學正釋此學字。相長即半義。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引學記

【箋五】鄭氏說。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釋四】敬道尊先聖先師。高山仰止。景行行之也。孫業安意潛心。於所習之經業。篤信好學。務及時敏捷以求之。其所修乃深造自得。左右逢源而來也。大學云致知在格物。鄭注云格來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敬孫時敏。則知善深而善物之來無窮矣。互詳大學通義。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箋五】鄭氏說。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胄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尚害人也。【釋曰】此言君子不可不慎。惟口起羞言出乎身加乎民。發號施令。必防禍之所由起。甲胄所以除暴禁亂。一或不慎。則兵禍由此起。悔無及也。衣裳在笥。非宴褻之服。宗廟朝廷。當示民軌儀。衣服有章則民德一也。干戈省厥躬。干戈所以討不義。王者不得已而用之。當內省諸身。推己及

人。不貴用武以勝人也。上言起兵。慮患也。此言尚
射。尚德也。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
則亂。事神則難。緇衣引

箋云 鄭氏說。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
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放效之疾。事皆如
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
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釋曰 禮發爵賜
服必於祭祀之時。以先君臨之。不敢專也。爵無及
惡德。罔有立政用憸人也。民立而正。言民將視所

行而則之。不可不戒也。惡德之人舉事必擾民故事煩而亂。罔有馨香德。故事神則難。在祭祀為不敬。在政治為非亂矣。兩人可不慎乎。以上五節皆說對王命之辭。蓋此篇首敘得說。次敘王作書以命說。終敘說作書以戒王。合之為說命三篇。鄭禮記注。言傅說作書以命高宗。命字誤。據疏當是戒字。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鼎三公象也。又作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

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疏高宗之訓亡。

箋云史遷說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俗字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飛。漢書五行志作蜚。俗字

釋曰漢書五行志述此事。云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則此事在未得傅說以前。蓋高宗初免小乙之喪。祭成湯。明日肜祭而有此祥也。鄭云鼎三公象者。易鼎卦九家注言鼎象三公之位。

上則調和陰陽。下而撫毓百姓。又云鼎三足一體。象三公承天子。九三虞注云。鼎以耳行。六五鼎黄耳金鉉。鉉所以貫鼎兩耳。鄭云。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五行志說。鼎三足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此古書說。鄭云象視不明。義正合。又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言當任三公賢者之謀以為政。容內有脱字。其後高宗果任傅說而中興。則天意昭然矣。如鄭此言。則雉雉之變。所以啟高宗去小人求賢人之獨智。非謂祭祀豐昵而致異。豐昵一語。祖己特因深陳天命

而兼及之。王肅說非。後人或因此附合賀循議。歸
過盤庚。更誤。詳經下。據史記。彤日篇及訓。皆作在
武丁崩後。故以廟號為稱。彤日篇專主雊雉一事。
高宗之訓。當因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備敘高宗
始末善政以訓後王。故篇題高宗之訓。

【經】三年其維不言。言乃讙。坊記引高宗云

【箋云】鄭氏說讙。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
歡喜。樂其政教也。【釋曰】記稱。高宗云。不在彤日篇。
則是高宗之訓文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

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乘勝也。紂得散宜生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詩文王疏)箋云大傳說。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虎口。出而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此一說鄭所本)史遷說。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醢九侯。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殷本紀)又說西伯決虞芮之獄。

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周本紀此又一說馬氏曰。咎周者。為周所咎。釋文

釋曰殷始咎周。言殷紂始畏惡周也。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為臣止敬。紂初亦不疑文王。文王以雍州之伯兼牧梁荊。且以天子之命。外禦戎狄內征無道。而紂喜怒無常。見其所至皆克。且聽讒言。乃惡而囚之。四人獻寶。隆朝貢之禮。紂乃喜而釋之。且告以譖由崇侯。更賜之弓矢鈇鉞。命之伐崇。黎蓋與崇同惡者。故先伐之以孤其勢。明年乃大舉稱王命

以伐崇。此大傳說。鄭君據之。所謂周人乘黎。諸書引大傳伐黎之年。或有參差。蓋歐陽夏侯傳聞不同。或傳寫有誤。當以鄭說為正。戰國趙策及史記殷本紀。則以羑里之難。謂因鬼鄂脯醢竊歎所致。周本紀亦敘羑里之難在前。虞芮質成諸侯以為受命之君四年伐耆在後。蓋所傳古說不同。或可文有參差義實相備。江氏說韓非子難二云。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事舉而紂惡之。即此敘癸周之謂。大傳以戡黎為戡耆。戡黎之前。有伐孟伐密須伐犬夷三事。與韓子所言。文雖異而事則同。

崇戰國策魯仲連言。紂醢鬼侯脯鄂侯。文王聞之歎。紂乃拘于羑里。殷本紀亦云然。然則紂因文王不為咎周之故。而鄭以為畏惡之拘于羑里。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向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則紂因文王不無畏惡之意。史記二文不同。互相備爾。非異也。據殷本紀言。知文王之歎而告紂者。崇侯虎也。周本紀言。譖西伯者亦崇侯虎。則告與譖是一時之言矣。安知醢鬼侯脯鄂侯不適當文王三伐皆勝之後乎。則鄭君說與戰國策不乖牾也。

案江氏參通二說甚有見。蓋伐崇為文王末年事。文王所以伐崇。由羑里已釋。紂以崇虎之譖告文且命聲罪致討。故書傳云六年伐崇則稱王。本謂以王命伐之。故詩云是類是禡。若天子親征然。而崇虎之所以得行其譖者。由三伐皆勝。紂始有忌文之心。適有鬼鄂竊歎之事。虎遂乘隙以激紂怒。此事理之灼然可推者。史公序被囚之事與戡黎伐崇不相屬。蓋分碎古書之事。各仍舊文書之。雖有牴牾。不敢以意揉合。俟好學深思者自觀其會通。此述古之善法也。古書敘事。往往偏據一端。如

文王被囚。由三伐皆勝。亦由竊歎。而國策史記及大傳各舉一端。左傳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七年當為一年。國策云百日。文王因而得釋。由諸侯皆為之請而紂懼。亦由四臣獻寶而紂喜。而左傳書大傳各舉一端。此等舊文參差。學者能比類合宜以見指撝。如江氏可也。或闕疑載疑。各如其說以通之。如孫氏亦可也。若皮氏偏執國策史記而以大傳為非。則是丹非素。知其一不知其二。恐違失古正矣。又序云殷始咎周。必有實事。鄭以為即羑里之囚。據云周人乘

黎。乘黎興咎周。事必相近。鄭以為釋而代黎。依據
大傳。至為密合。下云祖伊恐奔告于紂。恐者。為乘
黎而恐。興咎周無涉。殷本紀云。祖伊聞之而咎周。
恐奔告紂。則以咎周為祖伊之意。虛詞非實事。且
與序文先後顛倒。蓋取序語而自為文。謂祖伊有
怪駭周之意。然經文絕無咎周之意。曰天既訖殷
殷命。曰民罔弗欲喪。何與於周。曰王淫戲用自絕。
曰王其如台。恐之至而欲王自怨自艾。何咎於人。
此史公自為文。不可以釋序。周本紀無之。馬謂殷
始為周所惡。不知乘黎為征無道。且為奉命伐崇

前所當有事。初非病殷。文王方為殷祈天永命。所以能須暇五年。豈得以伐黎為惡殷哉。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耳。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疏發云馬氏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釋文釋曰紂受聲相近。周書克殷解云。殷末孫受德。是其本名。或省云受。故牧誓云商王受。商代王者以生日甲乙為名。上加字配之。如太甲仲丁之類。天下所同稱。入廟以配帝號。又有子生三月之

名。紂名曰辛。生日之名也。號曰受德。三月之名也。受德本美名。當時或以其受婦人之言別為之說。後世傳之。或變其字曰紂。古書稱紂與微子啟同母。生微子時尚未為后。至生紂時則已正位。帝乙欲微子。太史據法而爭。謂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鄭云帝乙愛而立之者。孫氏曰。或固終立之。故云然。業子以母貴。母既為后。則子即為太子。安得云妾之子。太史所據非法也。帝乙從之。蓋本愛紂而欲立之。故號曰受德。太史以非法為法。帝乙以惡德為德。遂致商亡。豈氣運將終。成此謬

舉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詩大明疏）【箋云】馬氏曰。錯。廢也。（釋文）【釋曰】既。已也。盡也。段氏云。既錯天命。謂盡廢天命。盡廢天命者。天命盡去也。案此上篇所謂淫虐自絕天棄之也。父師少師。鄭以為箕子比干。時箕子為太師。於紂及微子為諸父。尊之故稱父師。比干亦諸父。而其官為少師。三人同志。懼殷之亡宗廟不祀。故微子告父師少師商去留之義。史記作太

師少師。說者謂即抱樂器奔周之太師疵少師彊。樂官也。容傳聞異辭。詳經下。不言作微子者。言微子作誥。則文義已足。不待贅也。

古書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九終